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九　悲四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蔕不爲是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希報美善旣彰冥功不著終爲無常業障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

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木强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也

善抱者不脫

篡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葢將及天下與

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固蔕深根以此修身真德在已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眞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苴以治天下
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
眞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
後普於道爲外
纂微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
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
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
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
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
[illegible]心曰
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
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
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
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
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所以爲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

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
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
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
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

含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含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含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蠆蛇虺之類以氣害人

爲螫猛獸虎兕之類以足践人爲據攫鳥鷙鵰之類以爪傷人爲搏赤子無害物之心故不爲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嗔猛獸喻癡攫鳥喻貪赤子絶此三惡故不爲三毒所傷含德之人慈忍久就内不生嗔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攫鳥不持常有明智永絶癡惑故言猛獸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物莫能傷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

道而其知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
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
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
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
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

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竣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
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
作者至精不散也含德之人雖了諸法空
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

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竣作則是順
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
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
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爲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嗄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有所憂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舍

○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不竭此○亦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爲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舍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閒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為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秪以為

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内則為暴矣故曰心使氣曰強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強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者非守柔之強乃強梁之強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眞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爲失理孟子有揠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説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强非自勝之强强梁之强也

嗟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甚眞之精或補以藥石或行以小術求益眞元反成疾病故老子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

○

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盛而體充
反神勞而氣耗故老子有使氣之誡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
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
不爲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若不知道之
眞常而益生使氣爲强梁之人是物而已
豈道也哉故曰早已此章言赤子之無心
含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眞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含德之厚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識音者口不能傳斲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況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

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説夫道無形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兌閉門而善能收眡斂聽鉗口結舌故曰塞其兌閉其門也

陸佃曰兌者所以説物也門者所以通物

○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耀同塵而不染眞知者其處己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兊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

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兌閉門挫鋭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内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吕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疏者若列禦寇居鄭圃人無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居衛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爲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

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爲貴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比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爲道異於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爲守而已若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衆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秉權適變宜無不可爲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眞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眞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説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
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
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
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
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爲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強則國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
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
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
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僞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
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只曰
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

天下治此帝王無爲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旣無爲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此中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

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
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爲而民
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
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
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
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澆於薄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為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

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爲是欲定其

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爲無正者是以無正爲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遲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歡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劌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汚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
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爲
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内直而外不暴以
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

光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
行之患至内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
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光以燴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燴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柰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光以夔已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内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人之所以爲人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俟於費己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

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賫納無窮則其爲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吕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
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
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
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
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物而不物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

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
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爲母如
此則沒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蔕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爲根外乎此者皆枝
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
氣衰而蔕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

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蔕固蔕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蔕衛而保之則蔕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蔕也根深則蔕固蔕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内經稱眞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

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
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
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眞者也乃若
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
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
也哉故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

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

○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集五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為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爲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釁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爲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

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
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
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
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
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揉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己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乃所
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
天下之交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閑
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爲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靜爲君而常處於下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呂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巳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
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
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
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

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
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
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
欲兼畜小國爲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
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爲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爲戒也

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宜爲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爲下而獨曰大者宜爲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

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尊極失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為謙王侯以孤寡為損此章言交鄰國之道以謙下為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

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麤則喻以徼言妙則知徼之爲麤言徼則知妙之爲奧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故常寶貴之以爲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爲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

専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眞全三者混而爲一此道所以爲善人之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能自悔畢下則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之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聖人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

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尚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物之奥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

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

保

温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
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
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
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
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
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

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己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賔璧馬所以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璧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
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

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為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
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
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

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爲天下貴利而行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衆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爲無爲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爲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眞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
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
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
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
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
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
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
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絕報怨以怨

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纂徽曰此重誡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大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令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爲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

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也必於易細而圖爲之則無怨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

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頹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愼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爲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爲難大之事故能○

○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
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楊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
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
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爲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
人之慮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
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
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爲
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
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執而守
之執持爲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亂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爲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隤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未覩指而知歸故不爲禍先不爲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
文
杜先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
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
遠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
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
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
鍤以壤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
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晉朝萌沙鹿

以貽秋幾傾漢室黙識遠鑒所宜留神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呂吉甫曰爲之於未有則是不爲爲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因無為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

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眞之寶
絶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
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旣腐之土梗
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
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
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
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
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

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捄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爲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為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祐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祐神者以己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己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

夫何爲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爲之於未有制於脆微之際所謂治之於未亂舉三事以爲喻欲早良圖以杜後艱無爲而無敗無執而無失始終皆慎豈有敗事乎聖人不欲以靜絶學無憂輔物自然之性以體無爲之道然後復易持之安終無難圖

之患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爲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

知守眞順自然也

溫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去智反樸忘是非絕美惡同乎無知無欲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善爲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

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罔罟罾笱
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僞滋生
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僞生焉僞生於下智出於上上下相蒙爲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國家所以滋昏而爲國之賊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
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
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
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
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
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
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徧物禹之智在
於行其所無事不徧物則不察物以爲明

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爲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爲賊不智者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爲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

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

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辯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爲反而於道爲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illegible]